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短篇小说卷



4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新中国成立5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短篇小说卷

内文

内文

中国文联出版社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短篇小说卷



4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. 短篇小说卷/中国作家协会编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73 - 7

I. ①新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少数民族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9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3541 号

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·短篇小说卷(4 册)

编者: 中国作家协会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620 千

印张: 126.5

版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73 - 7

总定价: 150.00 元 (全四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目 录

- 寻找第三国 / 纳西族 和国才 / 著 / 1453
- 满脸是痘 / 壮族 黄佩华 / 著 / 1500
- 圆形日子 / 藏族 色 波 / 著 / 1514
- 季节深处 / 回族 马宇桢 / 著 / 1525
- 幸福的人 / 土家族 张心平 / 著 / 1539
- 没毛的狗 / 朝鲜族 朴善锡 / 著
朝鲜族 南凤烈 / 译 / 1553
- 清清沱江水 / 土家族 杨双奇 / 著 / 1572
- 山里的女人 / 彝族 吉霍旺甲 / 著 / 1586
- 杨梅成熟的时候 / 水族 任菊生 / 著 / 1595
- 远山童话·腊八的忏悔 / 阿昌族 曹先强 / 著 / 1606
- 清水里的刀子 / 回族 石舒清 / 著 / 1609
- 有种打死我 / 锡伯族 陈铁军 / 著 / 1618
- 炸米花 / 纳西族 沙 鑫 / 著 / 1635
-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/ 东乡族 了一容 / 著 / 1650
- 蓝色的乌江 / 苗族 赵朝龙 / 著 / 1660
- 哦！沉香木 / 土家族 苦 金 / 著 / 1691
- 口香糖 / 朝鲜族 朴香淑 / 著
朝鲜族 成龙哲 / 译 / 1699
- 圆形精灵 / 满族 于晓威 / 著 / 1714



城市没有牛/维吾尔族 哈丽黛·伊斯拉依勒/著

回族 苏永成/译/1731

琴声/回族 王树理/著/1745

额尔古纳河的夏季/达斡尔族 萨娜/著/1756

后诗人史/满族 金瓯/著/1772

红光弥漫的村庄/维吾尔族 热孜万古丽·玉素甫/著

晁正蓉/译/1780

桃花盛开/回族 讴阳北方/著/1788

都市伤痕/朝鲜族 许莲顺/著

朝鲜族 金莲兰/译/1797

白光/哈萨克族 柯尔巴克·努尔哈力耶夫/著

哈萨克族 哈依霞·塔巴热克/译/1814

阿米日嘎/藏族 次仁罗布/著/1833

李茶叶/白族 郑吉平/著/1849

行走的秩序/彝族 吕翼/著/1865

台风之夜/回族 于怀岸/著/1883

碎麦草/布依族 杨打铁/著/1913

痛苦的教训/塔塔尔族 阿扎提·米尔卡斯木/著

维吾尔族 哈力甫·哈力克江/译/1930

一盆莲瓣兰/回族 王毅/著/1940

编后记/1947

附录：《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》总目录/N1



寻找第三国

纳西族 和国才 / 著

1

“来得早不如赶得巧，今天是‘三朵’节，晚上可以去跳舞了。”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杨志刚站在一条二人凳上，边说边踮起脚跟挂蚊帐。

“舞会？有啥稀罕的，不想去。”一个满脸络腮胡被刮得青亮青亮的小伙子递上蚊帐的一角，满不在乎地应着。

“嗨，你这人也憨了，这么热闹的舞会怎能不去？我们盼它，眼都要盼穿了。”

“我不喜欢跳舞。”

“不爱跳，看看热闹也该去。前几年闹跃进，闹灾荒，想跳还跳不起哩。不去，太可惜了。”

“今天又是坐车，又是走路，太累了，想歇歇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一个堂堂的纳西族小伙子，这点路算什么。不去，三朵神会生气的。”

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把烟杆从嘴里拿下来，在手里晃了晃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孩子，我说，你还是去去好，新来乍到，与大家见见



面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。”

“既然杨老爹这样说，我就去。”

舞场在离村不远的山坡下。坡脚的岩缝中汩汩地冒出几股水桶般粗的清水，淌到旁边一个叫玉潭的水池里，玉潭水很深，很清，一群群的鱼在水中游来游去。玉潭右侧有个闸，水就从这闸流进村里，流过家家户户的院子，水中，碧绿的水草顺水摇曳，美极了。玉潭边，两棵巨大的青松弯弯曲曲、曲曲扭扭互相纠缠在一起伸向空中，茂密的松叶盖了一大片，在树荫下烧起几堆大火就成了舞场。

他们赶到时，人已聚了不少，人们还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拥来。吹葫芦笙的是七叔。他吹一会儿，又停下，修补修补他那宝贝葫芦笙。文彪站在大树旁有滋有味地看着七叔。

跳的人逐渐多起来，葫芦笙的音调也逐步高起来。一个浑名叫光腚的小伙子和杨志刚都拉他跳，他都谢绝了。他觉得葫芦笙吹得太棒了，一把七长八短的竹子插进一只葫芦里，怎么就会发出这悦耳的音乐，他怎么能一口气吹那么长时间？你看那七叔，双手扶住葫芦笙，十个指头灵巧地抖动着，身子弯得像只大对虾，头几乎夹到了两腿间。屁股撅得老高，身子一晃一晃的。吹着跳着。人们手拉手紧跟在后边，陶醉在音乐的旋律里，陶醉在舞蹈的节奏中。文彪看得入了迷。

“哎哟。”不知谁踩了文彪一脚。

眼前，一只金色的蝴蝶一闪，一个姑娘睁大惊恐的眼睛看着他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的，不小心踩了你的脚，请原谅，请原谅。”边说边往后退，好像怕文彪扑过来一口吞下她似的。见姑娘吓成这样，文彪忍住痛和藹地说：“不怕，只轻轻的一下。”

姑娘那双美丽的大眼、那惊恐的神态、那蝴蝶形的发夹，给文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文彪目光不由自主地跟着她。

姑娘一直没有跳舞，她站在一旁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跳舞的人。

文彪很奇怪，便走了过去。

“小姑娘，怎么不进去跳？”

姑娘吓了一跳，抬起头，见是刚才被踩了脚的小伙子，脸上腾



起了一片红云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姑娘支吾了半天也没支吾出个所以然来。

“来，我领你去跳。”文彪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拉着姑娘就往舞圈里挤。好像是杨志刚，在背后拉了一下他的衣角，他也顾不得了。

“不，我不跳，不能跳……”姑娘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用力往回拽着。

文彪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紧紧地夹着姑娘的胳膊，把她拖进舞圈，学着前边的人跳了起来。

起初，姑娘的脚步慌乱而没有章法，文彪也很少跳过这种舞，笨手笨脚的，跳得很别扭，两人不是你踩了我的脚，就是我撞了你的腰。但是过不多久，姑娘镇定了下来认真地跳着，她的动作是那么潇洒、那么轻盈，出脚、抬头、弯腰、转身、甩手就像合着自然的旋律，文彪也被感染了，被陶醉了。

文彪拉着姑娘进舞圈，在观众中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，人们低声地议论着，好奇地盯着他俩。慢慢地，骚动传染到了舞圈内，先是最靠近姑娘的人发觉了，好像进来跳舞的是个麻风病人似的，纷纷退下场去，后来，一直波及到排头和排尾。舞圈内，只剩下他俩了。这些变化，他俩一点也没有觉察到，仍然一股劲地跳着……跳着……直到七叔累了，嗨一声打住，他俩才余兴未尽地停下来。

跳出了一身汗，文彪从衣袋里掏出手帕，“啪”一声，笔记本掉在地上，从本子里飞出一张相片。姑娘弯腰拾起笔记本和相片，拍拍灰还给文彪。文彪连忙把笔记本和相片装进上衣口袋，忙不迭地解释：“一个同学！一个同学。”

这时，姑娘发现了场上尴尬的气氛，抱着头冲出了人圈。

回来的路上，杨志刚告诉文彪：“你闯祸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知道同你一道跳舞的姑娘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一个姑娘嘛，能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也真是，太书生气了，她是地主！叫木秀兰。”

“地主？她家庭成分是地主？怎么一点也不像！”



第二天一早，公社来人通知，要文彪到公社去，工作组组长张文贵要找他谈话。

从鲁纳窝到公社，沿着山脚往南走五里地就到了。前脚刚跨进屋，就听见张组长的吼声：“你呀你，糊涂到这种地步，下去一天就惹祸！”

文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左手摸着头看着组长。

组长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半截香烟指住文彪：“怎么能这样，一个四清工作队员，与地主姑娘跳舞，成什么体统！”

“噢，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呢。”文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坐到墙边的凳子上。

“你还觉得不怎么样？你是什么人？四清工作队的队员，共青团员。四清是搞什么的？就是帮助农村分清阶级阵线，你倒好，工作还没干一件，就与地主搅到一块去了，像什么话。你知道农村的阶级斗争有多激烈吗，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同志，要站稳阶级立场。给你说过多少次，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、分析一切，你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，打击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。对地主，我们只能讲专政，不能讲仁慈。”张组长滔滔不绝地说着，文彪几次想解释都没有插上嘴。

“你好好听着，想跳舞，爱热闹，一个年轻人，可以理解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，要找对象，也不奇怪，但要找对人，要讲阶级，不能胡来！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她家是地主，觉得一个人在一旁孤零零的，没人理她，出于同情才同她跳的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，不了解情况，还情有可原，但要吸取教训哪。看人不能光看外表，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随时都要绷得紧紧的。这里的群众觉悟是高的，你看，昨晚，你才与地主姑娘跳舞，有个叫刘文会的青年就摸黑跑来报告了。他是三代贫农，咱们依靠的骨干



力量哪。”

“那姑娘又不是四类分子，跳个舞又没粘上，那些人也太大惊小怪了。”

“什么，还大惊小怪？她虽不是四类分子，但她是地主家的小姐，吃过剥削饭，我们没收了她家的土地财产，对他们实行专政，只许他们规规矩矩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，他们会甘心吗？不会。同志，头脑要清醒，千万不能麻木不仁哪。你知道，你父亲和我都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，旧社会受尽了地主的压榨。我俩从八岁起就给大地主卢脚八放羊。一次，狼群袭击了我们的羊，我俩人小力薄，拼命与狼群搏斗，被咬得遍体鳞伤。老地主不但不给我俩治疗，还狠狠地打了我俩一顿，让我俩赔偿被狼咬死的羊。忍无可忍，当夜，我俩就杀了那狗娘养的老地主，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，跑到山上，过着野人般的日子。后来，共产党来了，我们参加了游击队，才有今天的日子。你一定要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啊，孩子。”

这个故事文彪不知听过多少遍，但今天听来倍觉亲切，他不住地点着头。

见他认真听的样子，组长口气缓和下来。

“这也不能全怪你，是我考虑不周，交代不细，凡到一地，先要作社会调查，摸清阶级底，说话办事才不会离谱。好了，别泄气，好好干，用优异的成绩弥补自己的失误。”

从公社出来，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小道上，文彪的思想乱成一团麻。一边是张伯伯的肺腑之言，一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的脸，他怎么也无法把张伯伯讲的地主与这姑娘画等号，无法把自己头脑中那恶狠狠的地主形象与这姑娘挂上钩。难道世界上有两种地主？不会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世上的地主一样毒，还得从自己灵魂深处找问题，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了吧，多么可怕呀，不下来还不知道，那次，机关党支部书记批评自己有小资产阶级情调，还不服气哩。得好好锻炼锻炼了，首先，在头脑中把这姑娘与地主的概念联系起来，以后对她狠一点，凶一点。

玉潭的水流过村子，流到村外就变了样，水沟足有丈把宽、丈



把深，弯弯曲曲地躺在田坝里，有的地方，水沟绕了百把米，又转回到离原地只有几米的地方，传说这是龙走过的道。每年，水上的冰还未融尽，村民们就开始淘泥了。在河身弯曲最大的地方筑上一道坝，堵住河水，让水沿新开的河道直接流下去，然后把湾里的水晾干，把沟里的淤泥挖上岸，摊成一片，晒干后就是上好的肥料，可淘泥是一件十分苦的活，特别是下到河里戽泥的男人，要把稀泥推进一个扁平的木盆里，使劲往上甩，往往甩得一身泥，又脏又累又冷，干上一二十分钟，就要换上岸来喝口酒，烤火取暖。纳西族的活路里，这一项算是便宜了妇女，别的，上山砍柴，下田插秧，送肥挑粪都是女人干的，但戽泥，女人是不下沟的，只站在岸边，把男人们从沟底甩上来的稀泥摊薄。她们边说笑边干，轻松得很。

杨志刚见岸上的妇女们说说笑笑的悠闲劲，故意把泥巴甩得满天飞。

一个年轻媳妇骂道：“死鬼，吃多了，使那么大的憋力，甩到我们身上了。”

“喜欢你，才往你身上沾哩，还骂？”

“喜欢我？你那蛮力气，母牛见了都害怕，我看，你这辈子就打光棍算了。你说是不，二妞？”

“你们开玩笑，怎么把我扯上了？”被称作二妞的姑娘脸刷一下红得像个熟透了的柿子。

“别愁，有你，我就不消打光棍了，这不。”又一摊稀泥飞上来，几个逃不开的姑娘媳妇溅了一身。岸上沟里笑成了一片。

说说笑笑，时间过得飞快。

轮到第三批男人下沟了。这时，光腚捂着肚子直叫唤。

“早不痛，晚不痛，到你下沟就痛了，懒鬼，又要花招，看你下不下。”杨志刚手一扬，脚一踢，甩了光腚一身泥。

“我确实是肚子痛，不信，你跟我到茅厕，我拉给你看。”边说边提着裤子钻进厕所。

“去你的娘！”杨志刚冻得直哆嗦，顾不得与光腚纠缠，跑到火堆边取暖去了。



沟底的人少了，进度明显地慢了。队长急得大叫：“谁替光腚下沟？”

没人应。

“谁替光腚下沟？”队长又喊了一声。

“我去。”秀兰低声应了一句，拿起木盆爬下沟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一个女人家，怎受得了？”

“要下也得喝几口酒暖暖身呀。”队长赶紧拿出酒瓶。秀兰已下到沟底，低头往上岸着稀泥。

秀兰毕竟是女人，个小力单，人家男人只一下，就铲满了一盆泥，她呢，只装了半盆，还得用手推；人家轻松地一扬，稀泥就飞上了岸，可她，要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能把稀泥甩上去。干不了多久，手被冰凌划破了，鲜血染红了木盆边。她咬紧牙关坚持着一下一下地往上甩。干着干着，嘴皮发紫，上下牙一个劲地打着架。见这状况，快嘴四婶大叫起来：“上来，快上来，你们男人都死光了？还不把姑娘推上来。”

众人一起把秀兰推上岸。

文彪看了看冷风中发抖的秀兰，没吱声，

火堆旁，沾满泥巴的男人渐渐烤暖和了，话也多起来。

“六叔，冲个壳子解解闷。”几个小伙子怂恿着一个中年汉子。

被称作六叔的人搓了搓手，把手烘在火边：“我年纪大了，冷得连话都说不清楚，还冲什么壳子。”

“烤了半天火，还冷？你别骗人。”

“六叔，抽根烟，暖暖身子。”杨志刚把一根烟戳进六叔嘴里，拿起一根柴棍给他点上火。

“好吧，凭这根春耕烟也得讲一个，但讲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都行。”

“那就讲个真实的事吧。”六叔吐着烟圈慢慢地讲起来。

“有个大学生，就是布多罗木医生的老大，你们该都听说过了吧，考上了大学，成了布多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。但你说怪不怪，他大学毕了业，有知识有文化，可偏心眼爱上了个同村的一个姑娘。



家里逼他与一个城里姑娘结婚，他不听，那城里姑娘长得可漂亮了，瓜子脸，柳叶眉，细细的腰，高高的胸，脸皮嫩得好像要滴出水似的。他不从，母亲就以死相威胁，无奈只得答应。婚期定在腊月初八。一切准备就绪了，新房收拾好了，猪杀了，羊宰了，客也请了，只等腊八一到，就举行婚礼。可是，腊月初七晚上，小伙子也像老辈人一样，约着相爱的姑娘上了山。他俩用绳子捆在一起跳进湍急的金沙江，被水冲到岸上，没死成。去上吊，脖子套好绳圈，往下跳，绳子断了，又没死成。两人只得去跳岩，一跳，都挂在山腰一棵树上。跳江，水不留；上吊，绳不容；跳岩，岩不要，折腾了一夜都死不成，他俩感到天命不该死，走，回去，看他们怎么办。正在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到，全家人哭得喊天叫地，打算把红事办成白事之际，他俩回来了。家人也无法，只得依他俩，就势举行了婚礼。现在，那姑娘跟着大学生到新疆去了。”

“放着白嫩嫩的城里姑娘不抱，要个盘地的，这人读书读糊涂了。”不知啥时候又挤到火堆边的光腚涎着脸插道。

“这姑娘真有福气，前世不知敲烂了多少木鱼！”另一个小伙子说。

文彪也忍不住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人真有魄力，不愧是大学生。”

收工了。队长看着两大桶从稀泥中捉来的泥鳅问文彪：这鱼是淘泥的额外收入，照惯例是参加劳动的人分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分给大家。”文彪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队长点了点人，很快分好了。

“来拿鱼，辛苦了一天，拿回去煮碗鲜汤喝，明天攒劲干。”

人们一个个拿上一小堆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还留下一堆。

“谁的？谁还没拿鱼？”队长指着鱼高喊。

“到口的肉，哪个不要，敢情是你分多了一份吧？干脆，我身体不大好，让我拿去补补身子算了。”光腚弯下腰去拿，队长厌恶地用锄头敲了敲光腚的手，不让他动。

“我怎么会多数，四十三个人，我数了两遍，不会错，是哪个没拿。”



文彪和秀兰虽然天天见面，但自舞场相识后，没说过一句话。文彪遇到秀兰，就把眼光调开，心里低声说着：“她是地主婆，她是地主婆。”秀兰也在回避他，能让得开的地方老远就让开，确实让不开了，便低着头匆匆走过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工作还顺利，日子也过得稳当。

火把节这天，队上放假，群众上坟的上坟，修整墓地的修整墓地。文彪闲着无事，拿出冷落了多时的速写本，向外走去。

不知不觉间，来到了金沙江边。江上横架着一根钢索。这钢索是搞什么用的？好奇心驱使他细细地研究起来。这时，对岸有个人，用根绳子把自己一捆，挂在钢索上，双脚往岸边一蹬，哧一声向这边飞来，刚到岸边，他脚往前一伸，落在地上，轻轻一下就过了江，噢，原来是交通工具，用来代替桥梁的。文彪从小在城里，第一次见到过溜，他十分佩服发明这溜索的人的聪明，佩服过溜人的勇敢。我也是条纳西汉子，人家能过，为什么我不能过？他想试试。于是，他学着刚才那人的样子，把自己捆牢实，然后把绳子搭在一个木制的溜板上，把身体悬空，双脚用力一蹬，哧一声响，只觉得风在耳边呼呼地吹，对面的山在急速扩大，扩大……不一会儿，嘭一声撞在对岸的木桩上。

“原来，这么简单。”他就在大江上空飞过来飞过去地玩起来。

最后一次，他捆好绳子向对岸飞去。可刚飞到江中，意外的事发生了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溜板碎了，布带直接挂在粗糙的钢索上，一下磨破了大半。他被一小根布带悬空吊在大江上空，进不得，退不得，细细的一点布带，随时有断的危险。文彪抬头看看天，天是那么高远；低头望望地，地是那么的深，浑浊的江水在底下翻腾着，咆哮着；扭头看看前后，两边隔得那么远，好像相距十万八千里。这时，他才深深地感到大自然的伟大、人类的渺小、生命的脆弱，一个活生生的生命，系在一根指头那么宽的布带上，像只小蚂蚁，



悬在空中，上不沾天，下不着地。完了，完了，二十三年的历程，该画个句号了。生命的征程会这么短，而且死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他有的是理想，有的是抱负。可现在，一切都完了，完了。宏大的理想，完了；美好的梦；完了，亲爱的艳芳；完了，慈祥的父母……他痛苦地闭上眼睛……

火把节放假，别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上坟，秀兰不敢，给地主祖宗上坟，不就是向贫下中农示威吗？刚好，下水道堵塞了，该修一修，不然雨天一到，院子就会变成池塘。她起了个大早，和母亲一起修下水道。秀兰累了，直起腰，突然，她发现一双火辣辣的眼睛。光腚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站在一旁，一双三角眼直勾勾地盯着她。

秀兰扭头迈进门槛。

“地主婆，听着，晚上我们要组织民兵学习学习，你今天上山，砍一背明子来。”光腚转过身，厉声吼道。

“是，我去。”

砍明子，需到金沙江对面的大山上，路远难走，母亲身体不好，怎么能去。吃过饭，秀兰背上篮子，扛起斧头上路了。

她边走边想心思，如果自己不是出生在地主家庭那该多好哇，愿跳舞就跳舞，愿爱谁就爱谁。她觉得自己命太苦了，每时每刻都要小心谨慎，不敢乱说乱动。本来十分喜爱唱歌跳舞，但唱歌不敢唱出声来，只有在远离村子的大山上才敢唱上几句；跳舞，自己一上场，人家就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。她是个十分要强的姑娘，多少次，她想痛哭一场，但在人前她都咬紧牙忍住了，晚上，躺在床上眼泪哗哗直淌。命运啊！你怎么这么不公平，生下来就注定了要受煎熬。特别是那晚舞会后，她不平静的心田又被激起了层层波浪。是啊，多少年来，除了母亲能给她点同情外，谁也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痛苦。可那晚，工作同志却看出了自己的心思，在众人面前与自己跳舞。这是平生第一次尽情地跳啊，她激动得身子都发抖了。自那一刻起，她便爱上了那人。可是，她知道他因为与自己跳舞受到批评后，心里十分不安。是啊，她欠下了那人一笔难还清的债，她



随时谴责着自己。她心里十分明白，如果公开爱他，只会害了他，只好心里暗暗地爱着，表面上一点也不露出来，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看破，也不能让他知道，不然他会难过的。够了，能与自己心爱的人跳一场舞，能在一个村子里生活，常看到他那健壮的身子，听到他那浑厚的嗓音，够了，不能再有比这更高的要求了。因此，多少天来，她一直观察着他，回避着他。

已到了金沙江边。和煦的阳光普照着江面，大江就像一张披满金色鳞片的巨大鱼皮铺在眼前，春风轻轻抚摸着江面，多么美妙的景象啊，秀兰想哼几句歌，但又怕人听见，便抬起头四下张望，江中有个黑点，有人在过溜，不过隔得很远，不会听见的，她便轻声唱起来：

“阿丽丽——阿丽丽；

阿畏——丽丽呀个花生，花生，

花生——花生，阿畏丽丽呀个花生……”

江边洒下了一串美丽的歌。唱一节，她又四下张望张望。后来，目光在溜索上凝住了。怎么搞的，黑点还在江中？

再仔细一瞧，那黑点一直没动。“不好，一定是出事了。”她向前飞跑而去。跑到溜索口，发现果然有一个人吊在江中。她毫不迟疑，拿出溜具，麻利地捆好，沿着溜索向前攀去。这是一条西高东低的陡溜，从东向西，就得一点一点往上爬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力气。手抓在粗糙的钢索上，划破了一道道血口，殷红的鲜血直流。但她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救人要紧，快，快，时间就是生命。她一截一截地攀爬着，一米、两米……十米……二十米……五十米……终于爬到了遇险者身边。

啊！是工作同志，她浑身一阵颤栗：天意啊天意，让我来还情！为了工作同志的安全，她用嘴咬住溜索，控制住自己的身体，然后用双脚夹住文彪，左手把文彪紧紧抱在自己胸前，右手用绳子把文彪与自己牢牢地捆在一起。她感觉到了文彪的心跳，那心跳是那么